

婚
姻
家
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汪露露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

汪露露往吕森身上一贴,仰着头问:“知足吧,你娶这个媳妇多好啊。又能生儿子又能写稿子挣稿费的,换作古代,我这种身份就是大家闺秀,就这能力,怎么着也算是才女吧。”

吕森顺势把汪露露搂在怀里亲上一口说:“娘子,你应该知道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。现在你有这么多的才,是不是没有‘德’啦?”

“讨厌,那你听没听过,‘男子有财便无德’吗?”汪露露不知道从哪儿搜刮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什么啊?我都没听过。你造的?”吕森觉得这句很有意思。

“就算是我造的,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你想想啊,现在都什么社会了,有钱的男人那么多,有几个能安分守己地和老婆过日子的,不都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嘛。什么世道啊,狗屁!”说到这里汪露露来气了。

“哎!别骂人嘛。还好我是有德无财的,不然不得让你骂得狗血淋头啊!”吕森觉得汪露露说得有一定道理。

“你啊!你还是别有财了,我宁可无德了。”说到无德的时候,汪露露的小手不老实地起来,“我检查一下,这么久都没有做定期检查了,不知道还好不好用?”

被汪露露这么一摸,吕森照着她的脸上亲了一大口,“你这才几个月啊,居然流氓起来了,小丫头胆子不小嘛。”

“别胡思乱想啊,就是检查一下,没别的意思。看样子还算好用,具体的检查结果要等到下个月才能出来。小伙子,再熬一阵子吧。”汪露露见吕森有了反应,立刻收手。

刚刚有点儿感觉,经汪露露这么一说,吕森的心又凉了。都忍了十个月了,这也太难熬了吧。要说汪露露怀孕的时候还好说,起码那个身材那个分量,自己是绝对下不了手的。可算等到孩子出生了,觉得有个盼头了,还要等到刀口长好,哪知道从外面看刀口是长好了,这又要等里面的也长上。什么时

候能熬出个头还得看汪露露的状态,据说哺乳期的女人都没想法。不过男人有想法啊,何况汪露露的身材恢复得这么好,甚至比怀孕前还苗条了。吕森特想一下把她按倒在沙发上,不过还是忍住了。

为了避免吕森偷袭,汪露露知趣地回到卧室搂着霖霖睡觉去了。

望着汪露露扭动的屁股,吕森想,有这么个宝贝媳妇还要什么财啊。

汪露露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,吕森降职了。

吕森想哭,很想大哭一场。三十多岁的人了,好不容易熬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位置,现在又被打回原形。回家怎样和汪露露解释?自己和父母交代?岳父岳母又会怎样看待自己?收入会不会有所减少?运营部,要经常出门应酬,弄不好每个月都要出差。汪露露会不会难过?吕森越想越闹心。

吕森推开房门的时候,汪露露正和汪明才合力逗霖霖玩。为避免影响大家的情绪,吕森将此事压在肚子里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说。但他哪知道,对于他的面部表情,汪露露简直就是了如指掌,对方早就观察出有问题了。

其实对汪露露来说,吕森刚刚说的工作变动她是早有准备的。想当年没有孩子的时候,小两口没事就会请余总裁吃饭唱唱歌,虽然感情投资多了一些,不过可以保证吕森在工作上不会遇到任何阻力。但怀孕后这些节目随之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吕森每天早早回家照顾汪露露。虽然春节的时候还有给余总送礼,但沟通少了自然有好事也轮不到吕森的头上。再加上买地事件,显然,吕森在余总眼里已经成为外人,距离逐步被拉开,临时补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。

24

军
民
情
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,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,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,这里是人间天堂,是灵魂的炼狱,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,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,谱写了一段情深谊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孙万江开展了一个粗手拿细针活动

宿舍内突然出现两朵花,战士们眼前为之一亮。刘大刚一边给二位让座,一边拿出下午刚分到的两个西红柿请她俩吃。战士们见状,倒水的倒水,拿方块糖的拿方块糖,争抢着说:“陈队长,喝水。”“吃糖,吃糖。”

陈小妹知道,西红柿之类的果蔬只有等到每年山路开通后战士们才能分上几次,几次加起来也就十多个。战士们想吃了拿出来闻闻诱人的香味,只有等到执行任务才被分别派上用场。方块糖也只是逢年过节和生病时才会得到的美味。这东西哪敢轻易去碰。殊不知,对那些到边防哨卡的文工团员,团里明确规定:一律不准吃时鲜蔬菜和水果。身为文工团领导,她哪能坏了这个规矩。陈晓妹端起装水的墨绿色瓷缸又随手放下,“俺俩是来帮你们缝衣服的。”她扑闪两下大眼睛上的长睫毛,微笑着冲刘大刚问:“袜子呢?”战士们又是一阵开怀大笑。刘大刚嘻嘻笑着说:“随口说说,你还当真啦。”

陈小妹不解地摸了一下粗粗的短辫梢,长睫毛连着扑闪了两下,说:“这还有开玩笑的。”“告诉你吧,”刘大刚收敛了笑容。“这叫啥,啥,士别三日刮目相看,何况又有半年多没见面呢。”

原来,自从去年二排长孙万江提拔为副指导员不久,就在连里开展了一个粗手拿细针的活动。一班藏族战士多吉的裤子被骆驼刺划破了两个口子,细心的孙万江发现,多吉的裤子明明有两道裂缝,走路时那抖动的裤子却不张口。奇了怪了。晚上吹熄灯号前,孙万江来到一班宿舍。见副指导员进门,正在床铺上脱衣服的一班长郭双喜又伸手拿起棉袄。“副指导员,有事?”

“啥子事嘛。”孙万江一副笑模悠悠的样子,故意说着家乡四川绵阳话,“我看看熄灯号吹响前哪个先脱衣服吵。”

不知是谁先发出笑声,引得大家笑声一片。孙万江若无其事地摸摸这个的床铺,又看看那个的衣服,走到多吉的床铺前,拿起裤

子快速翻了过来。“好家伙,胶布贴的,几天换一次胶布?”孙万江问,“谁的主意?”

众人面面相觑。翌日吃过午饭,连长郝大年吹响集合号。列队完毕,他让大家席地而坐,正在战士们摸不着头脑时,他说:“多吉,脱罩裤。”说着话,他已走到多吉面前伸出右手。多吉脱下裤子递了过来,郝大年随手撕掉开口处的胶布,把裤子递给孙万江。“很多人不会补衣服,这不怪同志们,是我这个连长头没带好。从今天开始,我们要用粗手拿细针,开展缝补衣服被子活动,以后的班务会、排务会,把这个活动作为一项内容。不会拿针的请会的当师傅,发扬传帮带的传统。今天请孙副指导员带头做示范。”说话的工夫,孙万江穿针引线,一会儿,两条划开的口子便缝好了。他哗哗地抖抖裤子,顺手递到多吉手里。

粗手拿细针活动果真行之有效,短短两个多月工夫,战士们拿钢枪的手果然都灵活地拿起了针。刘大刚一口气讲完这些,脸上的笑容透出了几分骄傲。

“还有这事啊。”陈小妹的脸上笑开了花,长睫毛不停地上下舞动着,大眼睛扫过墙角一直坐在床铺上看信的战士,用手一指道:“刘班长,咋不介绍一下呢。”刘大刚大声说:“何玉,陈队长要问你话呢。”

叫何玉的战士脱口说道:“何玉,乌鲁木齐市人,20岁,入伍一年零六个月。”说着话,何玉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信纸。他心里暗暗责怪班长,没见过女人?没事找事。不好好看信,现在哪有闲磨牙的时间。

陈小妹并未察觉出这个城市兵的冷淡,微笑着来到何玉身边,“那么多信,有好几十封吧?”

“33封。”何玉抬眼一看,心中微微一颤,眼前这个人的笑容,咋会似曾相识呢?
“都是今天鲁团长他们带上的?”

04

